

东莞市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

邓力 谢巧萍 朱虹霞 林晓莹 谭芬
东莞城市学院, 中国·广东 东莞 523419

摘要: 东莞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 为了非遗的可持续性发展, 东莞市积极推动非遗数字化的发展。与此同时, 非遗数字化的传播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如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论文采用整理文献、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方法, 对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和分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 分析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现状和问题, 主要包括信息不对称、传播渠道单一、内容呈现形式单一等。为推动数字化技术保护东莞非遗, 提出制定统一规范、创新传播渠道、多元化内容呈现的建议。

关键词: 东莞;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保护; 数字技术; 数字化传播

Research on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Dongguan City

Li Deng Qiaoping Xie Hongxia Zhu Xiaoying Lin Fen Tan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419, China

Abstract: Dongguan is one of the richest cities in China in term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and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tangible heritage, Dongguan has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isation of intangible heri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semination of digitalisation of ICH also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platform construc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s of collating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Dongguan's non-heritage. According to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data,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digital communication of Dongguan's non-heritage are analysed, which mainly includ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 single communication channel, and a single form of content present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tect Dongguan'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puts forward the suggestions of formulating unified norms, innovat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diversifying content presentation.

Keywords: Donggu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protection;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communication

1 引言

随着数字化革命的不断变革, 数据储存路径不断升级,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有限, 难以达到预期保护效果, 亟需新型手段介入, 借助科技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去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益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1]。应积极推进东莞非遗数字化发展, 实现文化遗产项目从普遍性价值到社会认知的提升, 并通过数字藏品的新型社交理念, 促进非遗更好地触达社会大众并传播^[2]。2021年1月19日,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印发《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 从法律法规高度上确定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意义, 将非遗保护工作提上日程。近年来, 东莞大力开展非遗数字化保护研究, 已完成多个非遗项目的以基础数字化形式记录, 包括千角灯的影像建模、舞草龙的动作捕捉等等非遗数字化的成果。

在数字化时代, 信息爆炸式增长成为现实,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存在传播范围小、受众面窄、轻传播以及望“新媒介”兴叹等问题^[3]。论文旨在研究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情况和发展趋势, 通过对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实践的深入探讨, 发现数字化传播在推广非遗、传承文化方面具有独特的

优势, 可以使非遗文化更加广泛地传播。同时, 数字化传播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如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在传承文化方面, 数字化技术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因此, 数字化传播已成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论文分析了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的现状和趋势, 希望能够为东莞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2 调查方案及设计

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 深入了解东莞居民对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因素的了解以及对非遗数字化发展的满意程度。问卷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民众的基本信息作为人口特征变量, 分为年龄、居住城镇、文化水平; 第二部分是了解东莞市居民对于东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 包括千角灯、舞麒麟、彩扎等九项; 第三部分是通过受访者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认知, 包括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非遗数字化传播渠道分解为参与相关讲座或学习、去非遗传承地区旅游等; 非遗数字化传播效果分解为非遗数字化的传播途径是否让大多数人满意、居民对东莞非遗数字化是否满意等。问卷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 要求东莞居民根据自己对宣传东莞市非遗的方式、发展存在的问题、了

解东莞数字化非遗考虑的因素等进行选择或给予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中立态度）、同意、非常同意的评价。

3 调查对象

以东莞居民为调查对象，东莞居民对东莞的数字化非遗了解颇深，其满意度的评价也非常真实可信。共发放问卷 369 份，收回有效问卷 35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3%。

4 调查结果分析

4.1 基础信息分析

4.1.1 年龄分析

在被调查的有效对象中，处于 00 后的人数最多，达 211 人；处于 10 后人数仅 9 人，也侧面反映了目前我们小学生对于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偏少。

4.1.2 文化程度

被调查的有效对象中，本科/大专文化水平的人数居多，共 284 人，占比 80.7%；研究生学历的人数最少，共 16 人，占比 4.5%；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数为 52 人，占比 14.8%。综上，被调查对象的文化水平大多在大专/本科学历。

4.2 被调查者对非遗认知分析

4.2.1 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的了解途径

本次被调查的有效对象中，东莞非遗以在社交媒体、互联网等网络媒体中了解为传播主要途径，占 58.04%，可知东莞市重视东莞非遗的数字化发展；通过报纸、书籍等纸质版资料中了解的占 43.05%，通过参与相关讲座或学习中了解的占 39.24%，通过参加展览、艺术节等形式活动中了解的占 35.15%，说明其为东莞非遗的次要传播途径，仍需要注重传统方式传播；通过与亲朋好友交流中了解的占 31.06%，通过文创产品中了解的占 26.7%；通过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地旅游中了解的占 24.25%，这类传播途径占比较少。

4.2.2 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了解程度的影响因素

利用 pearson 卡方检验分析得出，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的了解程度与认为东莞非遗传播方式老旧、东莞市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大、民众传承意识不强、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呈水平上显著性。同时，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的了解程度与认为非遗不够新潮，与时代脱节不呈水平上显著性。因此，应积极宣传东莞市非遗，让非遗出现在公众生活中，增强东莞市民众的传承意识，进而解决非遗传承人老龄化问题（见表 1）。

表 1 对非遗了解程度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题目	选项	对东莞非遗的了解程度				总计	X ²	P
		了解较少	不了解	熟悉	非常了解			
文化传播方式老旧	3 一般（中立态度）	132	43	18	2	195	34.05	0.001***
	2 不同意	20	5	10	2	37		
	4 同意	56	16	14	0	86		
	5 非常同意	13	7	4	3	27		
	1 非常不同意	3	4	0	0	7		
合计		224	75	46	7	352	49.789	0.000***
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大	4 同意	77	21	17	0	115		
	3 一般（中立态度）	102	36	11	1	150		
	5 非常同意	25	10	6	3	44		
	1 非常不同意	2	3	1	2	8		
	2 不同意	18	5	11	1	35		
合计		224	75	46	7	352	33.381	0.001***
民众传承意识不强	4 同意	88	21	21	0	130		
	3 一般（中立态度）	81	33	11	1	126		
	5 非常同意	40	13	11	6	70		
	1 非常不同意	1	3	0	0	4		
	2 不同意	14	5	3	0	22		
合计		224	75	46	7	352	33.489	0.001***
传承人老龄化	4 同意	94	25	16	0	135		
	3 一般（中立态度）	63	31	11	1	106		
	5 非常同意	56	11	19	6	92		
	1 非常不同意	4	4	0	0	8		
	2 不同意	7	4	0	0	11		
合计		224	75	46	7	352	20.244	0.063*
不想主动了解非遗，认为不够新潮与时代脱节	3 一般（中立态度）	98	38	14	1	151		
	4 同意	60	13	10	1	84		
	5 非常同意	17	8	7	3	35		
	2 不同意	40	12	13	2	67		
	1 非常不同意	9	4	2	0	15		
合计		224	75	46	7	352		

4.3 非遗数字化传播效果分析

4.3.1 被调查者认为东莞非遗数字化的作用

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分析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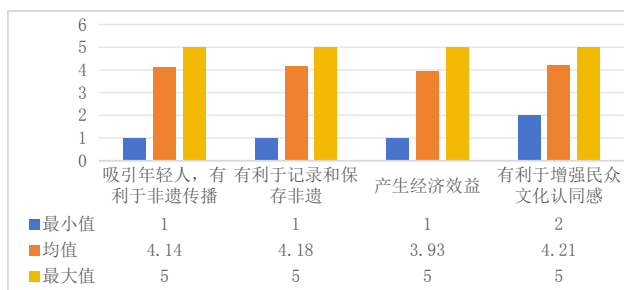


图 1 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用分析

经过描述性分析得出，被调查者认同非遗数字化可以吸引年轻人，帮助非遗传播、有利于记录和保存非遗，促进非遗传承、产生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民众文化认同感的作用。以上四个作用的均值都高于 3（一般、中立态度），其说明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发展的作用看好，并且东莞市应该通过数字化积极传播和发展东莞市的非遗，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感，并且要创新发展非遗的数字化，通过一系列数字化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带动东莞市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4.3.2 被调查者认为东莞非遗数字化发展的问题

非遗数字化发展存在问题分析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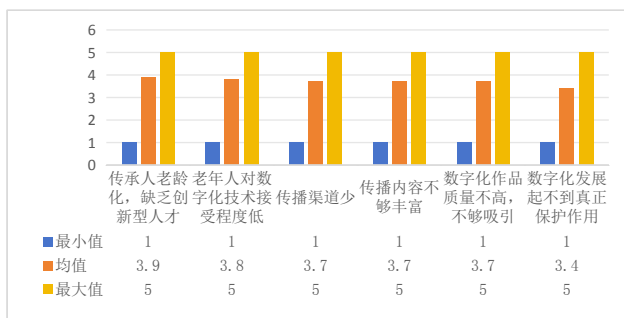


图 2 非遗数字化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经过描述性分析得出，被调查者认同非遗数字化存在传承人老龄化，缺乏创新型人才、老年人对数字化技术接受程度低、非遗数字化传播渠道少、非遗数字化传播内容不够丰富、数字化作品质量不高、缺乏吸引力、数字化发展起不到真正保护作用等问题。六个问题的均值都高于 3（一般、中立态度）。

4.3.3 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数字化的了解途径及传播途径的喜爱程度的关系

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的了解途径见图 3，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喜爱的传播途径见图 4。

通过分析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了解途径可知，被调查者大多通过基础数字化形式来了解东莞非遗。同时，被调查者不仅对基础数字化形式有较高的喜爱程度，而且对 AR、VR 等现代科技技术的运用也同样保持高度的兴趣。因

此，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大力推动新兴数字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运用，迎合信息时代下，当代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解方式的喜好，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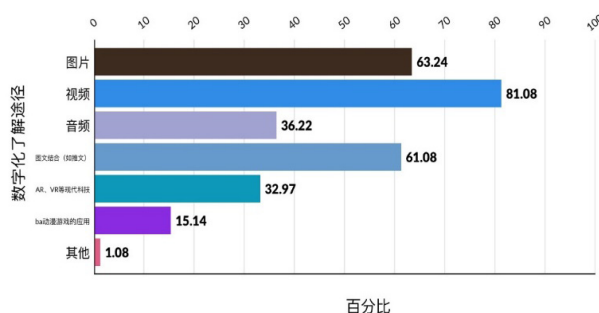


图 3 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的了解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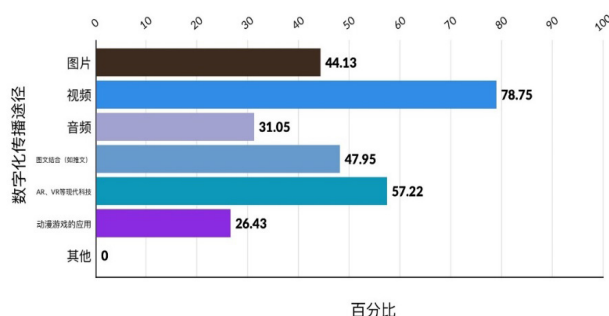


图 4 被调查者对非遗数字化喜爱的传播途径

4.3.4 影响大众主动学习东莞非遗的因素

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可知，被调查者在了解数字化非遗时，会考虑个人兴趣、数字化作品的质量、数字化作品的表现形式的影响因素，与其呈显著性差异；并且不会因为非遗的知名度不高、其他人的评价、经济成本而放弃东莞非遗数字化的学习（见表 2）。

4.3.5 被调查者对东莞非遗数字化发展的态度

在本次调查的有效对象中，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看好与非常看好的一共有 237 人，占有效问卷的 67%。对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不太乐观与完全不看好的一共有 24，占有效问卷的 7%。总体来看被调查者对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总体向好。

5 结论

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访谈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笔者比较清楚地获得了东莞市非遗数字化传播的情况，做出如下总结。

5.1 非遗保护工作建设缺乏统一标准

在数字化环境下，数据库是进行非遗传承的重要基石。当前，东莞市缺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没有统一数据标准的管理体系实际上也影响了东莞市非遗传承的统一管理，令东莞市非遗的传播受到局限。

表 2 被调查者学习东莞非遗时考虑的因素

变量名	样本量	中位数	平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S-W 检验	K-S 检验
个人兴趣	352	4	4.057	0.753	-0.578	0.655	0.822(0.000***)	0.265(0.000***)
数字化作品的质量	352	4	4.082	0.748	-0.381	-0.205	0.822(0.000***)	0.24(0.000***)
数字化作品的表现形式	352	4	4.026	0.749	-0.451	0.395	0.823(0.000***)	0.259(0.000***)
该非遗的知名度	352	4	3.824	0.856	-0.476	0.099	0.863(0.000***)	0.258(0.000***)
其他人的评价	352	4	3.648	0.894	-0.355	-0.148	0.881(0.000***)	0.244(0.000***)
了解或学习该非遗的经济成本	352	4	3.784	0.836	-0.516	0.559	0.855(0.000***)	0.261(0.000***)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5.2 非遗数字化传播技术存在局限

数字化作品不可避免地造成图像质量损伤、数据信息量爆炸膨胀等数字资源保存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将非遗呈现给大众的效果。由此可见，数字化作品质量参差，民众积极性不高是影响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的因素之一。

5.3 传承人老龄化，缺乏创新型人才

非遗传承人有一定门槛，导致了传承人普适性低、群众自发性低的问题出现。在此背景下，东莞非遗的发展受到传承能力的限制和创新能力短缺的影响。容易导致非遗发展遇到停滞不前的困境，进而影响东莞市非遗的传播。

5.4 传播成果受众较窄，老年人对数字化接受程度低

非遗数字化成果的展现多面向年轻一代。由于电子产品使用、接触外界信息方式有限，中老年群体对非遗数字化发展较少关注或难以理解，加大了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的难度。

5.5 传播渠道过少，以传统方式为主

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新型数字化技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现有传播方式来看，东莞市非遗数字化传播形式较为单一，数据记录少，数字化的进程趋向缓慢。大多数保护工作仅通过图片保存和视频录制方式来进行非遗的传承。

6 建议

随着数字传播时代的到来，网络的互动性、快捷性、便利性、开放性和综合性等特征深刻影响非遗数字化的传播方式^[4]。针对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提出以下建议。

6.1 建立非遗数字博物馆和非遗数据库

非遗数字博物馆的主要工作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手段对非遗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存储、管理、保存，并提供数字化非遗的展示传播，信息教育等服务起到保护作用。数字馆能够使用统一的数据标准进行管理，并在非遗资料存储方面向生动、形象的非遗活态化展示延伸。从而解决非遗数字化作品保存不当带来的问题，提高数字化作品的质量^[5]。

6.2 采用新兴非遗数字化手段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以及动作捕捉等技术的应用将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播产生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草龙的保护应用了动作捕捉技术，穿戴动作捕捉套装并使用多个高清摄像机同时工作、跟踪运动物体关键部位、获取可由计算机直接理解处理的动作数据，将非遗传承人制作花灯的

细微动作展示出来。在其他非遗传承中也可以大大推广。

6.3 将非遗的保护与社会实践结合，扩宽人才培养渠道

将非遗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主动学习东莞市的非遗，探索传统工艺。其次非遗发展投入更多资金，为非遗的保护工作、非遗传承人开班传授非遗技艺、为民众主动学习非遗提供支持。

6.4 保留基础性数字技术，拓宽接受人群的深度与广度

非遗的保护与传播离不开传统的文化传播形式，以文本、图片、视频为传播渠道的形式仍是非遗数字化的主要支撑手段，保证中老年人无压力了解非遗数字化。保留基础性数字技术在非遗传播方面仍具有一定作用。

6.5 扩展非遗数字文创产品市场，弘扬东莞文化自信

借助数字媒介的使用和数字传播的能力促进东莞市非遗进行对外交流，进一步提升非遗的宣传。拓展数字文创产品市场，积极推动非遗的数字资源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将非遗成果产品化。例如：游戏开发、文旅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 IP 孵化等方式。扩大东莞非遗在全国以及国际知名度，提高东莞市民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 宋俊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几点思考[J].文化研究,2015(2):25-26.

[2] 高鹏飞,范德全.2023东莞两会|市政协委员为东莞文化强市建设建言献策: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N].东莞日报,2023-02-08.

[3] 周子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研究[J].青年记者,2012(26):18-19.

[4] 薛可,龙靖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挑战和新对策[J].文化遗产,2020,64(1):140-146.

[5] 马晓娜,图拉,徐迎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现状[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9,49(2):121-142.

作者简介：邓力（2004-），女，中国湖南耒阳人，本科，从事非遗数字化研究。

课题项目：2023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校级立项项目，项目名称：东莞非遗数字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X202313844044。